

内部报告
注意保存

金敬. 吴言

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政治中的伊斯兰

· (研究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伊斯兰教与国际政治关系研究》课题组

二〇〇〇年四月

内部报告
注意保存

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政治中的伊斯兰

(研究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伊斯兰教与国际政治关系研究》课题组

二〇〇〇年四月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重点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九五”“重点课题管理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组织局

资助本研究报告的印制

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政治中的伊斯兰

(研究报告)

前 言

伊斯兰教自兴起之日起,就有其政治的特性,可以说它是一种政治性的宗教。为反映伊斯兰教的政治特性以及它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确定《伊斯兰教与国际政治关系研究》为它的重点研究课题之一。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将它列入院的“九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课题管理项目”。

《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政治中的伊斯兰》(研究报告)是在《当代国际政治中的伊斯兰》(学术专著)基础上,着重反映 90 年代以来国际政治中的伊斯兰问题。“研究报告”和“学术专著”均系该项研究的最终成果。

《当代国际政治中的伊斯兰》对 13 个主要伊斯兰国家(沙特、埃及、伊朗、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阿尔及利亚、苏丹、利比亚、阿富汗、土耳其、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的政教关系和伊斯兰教的发展问题、冷战时期伊斯兰世界的战争与地区冲突中的伊斯兰问题、战后美苏在伊斯兰世界的争夺和世界范围伊斯兰复兴问题、冷战结束后的伊斯兰教与国际政治关系问题做了一系列研究,从而得以完成本“研究报告”的。

“研究报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总报告。它对伊斯兰因素、伊斯兰因素的体现者、伊斯兰国家、与伊斯兰有关的热点地区、以及应重视伊斯兰研究等问题,做了必要的说明。第二部分为分报告。它系研究报告的主体部分,分别涉及中亚、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车臣、波黑和科索沃、阿富汗和中东等国家和地区的伊斯兰问题,由 8 个专题报告组成。第三部分为结束语。它结合国内新疆地区的伊斯兰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为使读者对“研究报告”有一个总体的了解,在正文前写有《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政治中的伊斯兰》(研究报告提要)。同时,在正文后将 1995 年完成的《中国周边国家伊斯兰教研究》(内部报告)的第一部分(总报告)和第三部分(结束语)列为附录,供参考。

本课题的整体设计和研究大纲由金宜久负责拟定。研究大纲经过多次讨论和研究,在听取一些专家、学者的意见后,相应地予以修订。在课题研究过程中,召开过多次学术研讨会。整个课题研究由吴云贵和金宜久分别执笔,并由金宜久审定。

《伊斯兰教与国际政治关系研究》课题组

1999 年 10 月

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政治中的伊斯兰

(研究报告)

目 录

前 言

.....	(1)
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政治中的伊斯兰(研究报告提要)	
.....	(1)
第一部分 总报告.....	(7)
——当代国际政治中的伊斯兰问题——.....	(7)
第二部分 分报告	(29)
——90 年代有关国家或地区的伊斯兰问题——	
.....	(29)
专题报告之一:中亚地区与当代瓦哈比派.....	(30)
专题报告之二:巴基斯坦对伊斯兰极端势力的纵容	
.....	(50)
专题报告之三:印度尼西亚反华排华骚乱与伊斯	
兰极端势力的发展	(64)
专题报告之四:车臣地区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分裂	
主义活动	(76)
专题报告之五:波黑和科索沃地区伊斯兰极端势	

力的发展	(91)
专题报告之六: 哈马斯等激进势力对巴以和平进 程的影响	(107)
专题报告之七: 阿富汗战争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刺 激作用	(125)
专题报告之八: 中东伊斯兰政治反对派的发展 与演变	(139)
第三部分 结束语	(165)
——90 年代新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问题——	(165)
附录:	
中国周边国家的伊斯兰教	(171)
第一部分 总报告	(171)
——当代世界的伊斯复兴与中国周边国家	(171)
第二部分 分报告	(183)
——中国周边国家的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复兴	(183)
第三部分 结束语	(184)
——伊斯兰复兴对中国穆斯林的影响以及相 应的建议	(184)

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政治中的伊斯兰

(研究报告提要)

60 年代末叶以来,世界范围伊斯兰复兴以民间的宗教复兴、新泛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三股社会潮流表现出来。民间宗教复兴的声势大小与“穆斯林自觉”密切相关,新泛伊斯兰主义主要是官方伊斯兰复兴的表现形式,以沙特等国最为卖劲,而对社会稳定危害最大、对地区政治和国际政治冲击最为严重的当属遍布伊斯兰世界内外的伊斯兰主义。当前,伊斯兰极端势力是它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当前的国际政治中,人们无法回避“伊斯兰”问题。“伊斯兰”指的是伊斯兰宗教及其宗教精神在社会不同领域的显现和延伸,涉及与之有关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伦理规范、民族传统文化、社团组织、国家机构、思潮运动、实体文物等。“伊斯兰”的宗教—政治主张、要求通常由穆斯林、特别是他们中的上层:伊斯兰教界(教长、阿訇等)、国家当政者(以及有关的官吏)、宗教政党和宗教社团的领袖和骨干的社会政治活动体现出来。

教权主义者是当前伊斯兰世界内外最为活跃的“伊斯兰”因素。教权主义是在伊斯兰名义下对国家最高权力的一种要求。十叶派的政治理论主张,教权除指教界具有主持宗教生活以及与宗教有关的世俗生活的权力外,还应包含对国家最高权力的执掌,这为教士阶层具有世俗权力和教界沿袭参政

传统提供了合法性。逊尼派中,教权仅指主持宗教生活以及与宗教有关的世俗生活的权力,它只属于教界,俗人和普通穆斯林没有教权。教界与一般穆斯林都应服从国家的“主事人”,因而他们通过从不参政,也不染指政权、觊觎政权。当前伊斯兰世界内外的教权主义者,都是政治反对派或社团组织的领袖和权势人物。教权主义者的政治要求在某些地区之所以具有一定群众基础,与他们鼓吹建立公正、平等、正义的伊斯兰国家、伊斯兰社会,以及当地穆斯林固执于传统信仰有关。

圣战主义者是一批在“圣战”名义下专门从事武装活动的雇佣军或职业杀手。阿富汗抗苏战争中,由伊斯兰世界各地奔赴阿的圣战者,积极参与了抗苏战争。战争结束后,不管他们是继续留在阿境内、返回原籍,还是在伊斯兰世界流窜,他们都会在“圣战”思想指导下、为伊斯兰而战的使命召唤下积极参与各地的战争。教权主义者和圣战主义者都是道道地地的伊斯兰主义者。

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中与“伊斯兰”密切相关的热点地区、热点问题,往往都是教权主义者觊觎政权的结果,而圣战主义者的积极参与往往使地区冲突国际化。

专题报告之一,涉及当代瓦哈比派在中亚地区的发展问题。中亚五国独立后,随着当地教权主义的发展,当代瓦哈比派在中亚积极开展活动。当代瓦哈比派以鼓吹圣战和主张建立伊斯兰教法统治的伊斯兰国家为特色。它坚持瓦哈比派早年的宗教-政治主张并向瓦哈比派原旨教义复归,从而有别于沙特奉为官方信仰的瓦哈比主义。当代瓦哈比派的活动,不仅严重影响当地的稳定和安全,使之成为当今的热点地区,

而且因塔吉克斯坦动乱的政局、中亚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发展、大批圣战主义者的渗入、中亚已成为贩毒走私的中转站,加之,阿富汗塔利班对中亚地区所构成的威胁,引起世人的严重关注。

专题报告之二,涉及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极端势力问题。无论是主张建立世俗国家的民族主义者,还是主张实施伊斯兰教法统治的现代主义者或传统主义者,在他们的内外政策中,都在不同程度上打着伊斯兰旗号,利用伊斯兰教,巴的政教关系一直处于不断协调之中。巴是世界范围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中心之一,历届当政者都对伊斯兰极端势力持纵容态度。在阿富汗抗苏战争期间,它的联合军事情报局对战争最为卖劲。它对来自西方大国和伊斯兰世界的金钱和武器进行分配,提供营地和教官,训练来自伊斯兰各国的圣战者,成为阿的后方基地。它的军方在最近一次印巴战争期间伊斯兰色彩日浓。战争结束后,它的国内伊斯兰极端势力更为急剧发展,已成为当今各地圣战主义者的输出国。它的伊斯兰极端势力还与贩毒走私,以及 1999 年与印度发生的克什米尔武装冲突和劫持印度航班事件有关。

专题报告之三,涉及印度尼西亚反华排华骚乱和伊斯兰极端势力发展问题。在世界范围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以来,它的伊斯兰极端势力获得急剧发展。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波及印尼后,民众对物价飞涨、失业剧增、当局的贪污腐败极为不满,青年学生大批上街示威、游行,要求实现政治变革。苏哈托政府为摆脱危机,嫁祸于华人。它煽动军人和伊斯兰极端势力,挑起反华排华骚乱,企图牺牲华人利益,稳定政局,平息民心。结果,事与愿违。苏哈托本人下台,印尼社会的伊

伊斯兰色彩更加强烈,伊斯兰政党大量出现,民族觉醒党(以具有 3000 万会员的原伊斯兰教师联合会为背景)领袖瓦希德当选总统,呼声最高的、主张世俗主义的民主斗争党(人民协商会议第一大党)领袖梅加瓦蒂屈居副总统。同时,主张建立“伊斯兰国”的呼声高涨,伊斯兰极端势力与基督徒的暴力冲突不断。

专题报告之四,涉及车臣地区的伊斯兰教权主义者问题。90 年代初,苏联境内民族主义高涨的结果,导致它的解体。此后,北高加索车臣地区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发展,以及教权主义者觊觎政权、主张车臣脱离俄罗斯独立、建立伊斯兰国家的分裂主义活动,引发与俄当局的战争。哈萨维尤尔特停战协议规定于 2001 年讨论车臣的地位问题。可是,伊斯兰极端势力企图建立车臣—达吉斯坦伊斯兰政权,迫不及待地于 1999 年 7 月以来派出 3000 名武装恐怖分子,分批向周边的达吉斯坦渗透,再次引发车臣战争。第二次车臣战争既有当代瓦哈比派的踪迹,又有国际恐怖主义分子的插手,造成车臣地区政局动荡。

专题报告之五,涉及波黑和科索沃地区的伊斯兰极端势力问题。南斯拉夫联邦各共和国(除塞尔维亚和黑山外)于 90 年代初相继宣布独立。其中,波黑穆斯林在争取独立过程中,分别与克罗地亚族和塞尔维亚族打了 44 个月内战,它把南斯拉夫卷入战争,北约乘干预波黑事务之机,把势力渗入波黑。同时,科索沃地区的阿尔巴尼亚族(穆斯林)主张脱离塞尔维亚独立。它的伊斯兰极端势力成立科索沃解放军从事分裂主义和暴力、恐怖活动。北约在维护人权的借口下,对塞尔维亚为维护主权、镇压分裂主义活动进行军事干预。波黑和

科索沃地区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发展,为圣战主义者提供了活动场所,这在无形中强化了穆斯林相对聚居的巴尔干地区的伊斯兰色彩。

专题报告之六,涉及哈马斯等伊斯兰激进势力对和平进程的消极影响问题。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虽为阿以双方所接受,但要认真贯彻执行却遇到来自各方面的干扰与破坏。其中,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斗争虽有正义、合理的一面,但它的暴力、恐怖活动,也在客观上严重影响了和平进程,这恰恰适应了以方的政治需要。鉴于和平进程大势所趋,暴力、恐怖活动在国际上日益陷于孤立,为争取今后的生存,目前,它已逐渐进行策略上的调整。

专题报告之七,涉及阿富汗战争刺激伊斯兰极端主义发展和恐怖主义国际网络问题。阿抗苏战争结束后,随之爆发的内战以塔利班夺取 95% 领土而告一段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伊斯兰世界(以沙特、巴基斯坦为代表)在战争中对圣战者支持的后果是,伊斯兰运动中的极端主义的发展。当前,圣战者已演变为圣战主义者。作为雇佣军,他们为伊斯兰而战的共同思想,使他们在组织上形成国际性网络,圣战主义者出没之地,已构成当地的不稳定因素。当今伊斯兰世界内外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大多可与国际恐怖主义头子本·拉丹挂钩。伊斯兰恐怖主义的产生有其内外根源,但美国反恐怖主义的“双重标准”在某些地区客观上起到保护恐怖主义的作用。

专题报告之八,涉及伊斯兰国家的四个主要政治反对派问题。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随着社会基础和组织形式的变化,在策略上做了相应调整,它以合法斗争面目出现并参与埃

及的民主化进程。在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在大选中几乎获胜,被宣布非法后,成立伊斯兰武装,与其它伊斯兰极端势力一起,在国内外从事暴力、恐怖活动。对此,阿当局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从事政策调整。在沙特,与 70 年代末从事暴力、恐怖活动的“赛莱菲叶”分子(瓦哈比派的极端派)不同,90 年代的伊斯兰极端势力以相对缓和的形式向当局请愿和施压,以求实现政治变革。沙特对此采取相应的措施以争取民众,打击反对派的头面人物。在土耳其,伊斯兰主义的繁荣党一度在大选中成为第一大党,与其它政党联合组阁执政。它的内外政策的伊斯兰倾向导致军方干预而倒台。但土民众的伊斯兰倾向却值得人们密切关注。

鉴于当代瓦哈比派、伊斯兰极端势力在我新疆地区有所活动,甚而从事暴力、恐怖活动和分裂破坏活动,应予密切关注。为此,特提出相应的建议。

第一部分 总报告

——当代国际政治中的伊斯兰问题——

60年代末、70年代初,伊斯兰复兴的社会思潮演变为社会运动。以新泛伊斯兰主义、伊斯兰教的民间复兴以及伊斯兰主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表现形式的三股复兴潮流,汇合成世界范围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伊斯兰运动),把“伊斯兰”提到战后从未有过的、引人注目的境地。

70年代末叶以来,无论是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教士阶层的神权统治取代巴列维王朝的独裁专制、输出伊斯兰革命,还是阿富汗圣战者反对苏军入侵、内战、各圣战者组织间的火并以及塔利班崛起;无论是沙特和尼日利亚在“马赫迪”名义下相继爆发武装暴乱,还是埃及总统萨达特在阅兵时被刺杀的事件;无论是因拉什迪《撒旦诗篇》引发的伊朗与西方大国的紧张关系,还是在伊斯兰名义下频频发生的暴力恐怖活动,这一切不仅在伊斯兰世界内外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把伊斯兰复兴运动推向高潮,而且使整个世界为之震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中心。

进入90年代,在伊斯兰各国政府不同程度的支持下,新泛伊斯兰主义没有显现出任何衰微的迹象。作为伊斯兰教的民间复兴,它的热诚在伊斯兰世界范围内似乎有所衰退或降温,可是,在伊斯兰世界以外的、穆斯林相对聚居的地区却有所发展。在伊斯兰世界,不管伊斯兰主义是否具有官方的色

彩、是否获得当局的支持，它在民间的、特别是以政治反对派面目出现的、种种小集团的暴力恐怖活动从未中止。而在非伊斯兰世界的、穆斯林相对聚居的地区，它的政治活力的能量和动量同样不可低估。由于伊斯兰主义对地区政治和国际政治的重大影响，国际社会尤为重视它的政治动向和发展趋势，是有一定道理的。

为使我国在国际、国内都有一个和平、稳定和安全的环
境，以利于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有必要对国际政治中的伊斯兰问题、尤其是某些伊斯兰主义者从事的暴力恐怖活动，予以密切的关注。

一、“伊斯兰”所指为何？

伊斯兰教与政治具有密切关系。这是伊斯兰教兴起之日就有的，是在它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得到强化的。然而，宗教并不等同于政治，政治也不等同于宗教。即使伊斯兰教具有政治性的特点，但它毕竟是宗教而不是政治。因为礼拜、纳课与社会运动毕竟不能视为同一，宗教信仰与宗教政党的活动毕竟是两码事。对伊斯兰教与它的衍生物予以限定，既要看到两者之间的相互关联，又应给予必要的区分。就伊斯兰教的衍生物而言，其中不乏穆斯林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行为表现及其后果。虽说它们与伊斯兰教具有某种有机联系，但毕竟是伊斯兰宗教精神在不同社会领域的延伸和显现，而非伊斯兰教自我。

所谓“伊斯兰”，指的是伊斯兰宗教精神在社会不同领域得到相对独立发展的种种社会现象。凡是冠之以“伊斯兰”名目的，都可以构成伊斯兰因素。它们虽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

来,乃至各有其质的规定性,但它们共同的本质之点却要体现同一宗教精神,即体现对“安拉独一”的信仰,不得背离与之有关的教义和信条。这是伊斯兰因素得以存在的基础,离开它的宗教精神,一切无从谈起。

应列入伊斯兰因素的,首先是伊斯兰教自我。在伊斯兰诸因素中,伊斯兰宗教的影响和作用不言自明,无须赘述。

其次,它包括伊斯兰的生活方式、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伦理规范。对穆斯林来说,这一切是否符合伊斯兰的宗教精神极端重要。凡是伊斯兰的,就被认为是合法的,可以认同、接受。反之,则是非伊斯兰或反伊斯兰的,就被认为是非法的,予以拒绝、排斥。西方的生活方式、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伦理规范,受到拒绝、排斥的基本原因,就在于它被认为是非伊斯兰的或反伊斯兰的。现实生活中,最为紧要的是,人们不得触犯、亵渎穆斯林信仰的至上神灵安拉、《古兰经》以及他们奉为“至圣”的先知穆罕默德。无论何时、何地、何人,只要触犯、亵渎了这三者(或是其中之一),不管是言论还是行为,都会被视为对伊斯兰教的不恭或污蔑,都会受到斥责,成为反对的目标,严重的则会引发信教群众的抗议、示威、游行,以至于社会动乱和暴力活动,招致杀身之祸,进而导致国际政治事件,对社会、对国际关系产生消极影响。

再次、它包含以伊斯兰为特征的传统文化。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都有各自的民族文化,无论是精神文化,还是物质文化(伊斯兰文化),都与他们的宗教观念息息相关,在他们各自的文学艺术、思想感情、习俗风尚、意向爱好、心理情绪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形成该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特色。任何来自外界的对他们的民族传统文化的轻侮、污蔑,都会触犯他们的

民族感情和宗教感情,遭到那部分固执于民族文化传统的人的抨击和反对,更不用说违反其生活习俗、破坏其宗教信仰了。即便是它的民族内部出现违背其传统文化的思想、行为和做法,同样会被视为大逆不道或叛逆,甚而会遭到相应的诅咒和惩罚。

第四、它包含伊斯兰的社团组织。作为某种政治势力或社会力量,这类社团组织都在伊斯兰意识形态下从事活动。它的成员或是从属于官方机构,或是隶属于民间团体。就其性质而言,除纯宗教性的社团(如某些苏非教团)外,在伊斯兰世界既存在宗教-政治性组织,如一些国家的穆斯林兄弟会,国际性的世界穆斯林大会(1949年正式成立)和伊斯兰世界联盟(1962年成立),也存在政治-宗教性组织,如伊斯兰会议组织(1971年5月成立)。此外,还有纯政治性的宗教政党、形形色色的社团组织。它们专门从事政治活动,与宗教毫无关系。如果硬要说它们与宗教有什么关联的话,那只是在伊斯兰名义下从事非宗教活动,仅此而已。

第五、它还包含伊斯兰国家(地区)和伊斯兰世界。本文说的伊斯兰国家(不采用“穆斯林国家”的概念)以参加伊斯兰会议组织的成员国(地区)为准。伊斯兰国家所具有的伊斯兰属性往往程度不一。有极其明显的世俗性国家,也有政教合一的或神权制的国家。不管这些国家所具有的伊斯兰属性的程度如何,由这些国家构成本文所谓的伊斯兰世界(本文也不使用“穆斯林世界”这一概念)。此外,在非伊斯兰世界还存在穆斯林相对聚居的地区。尽管这些地区并不包含在伊斯兰世界的范围之内,在考虑伊斯兰因素时,不能不涉及这些地区。